# 掷去乌纱之后

银笙

A

黧黑。粗壮。朴实。

你的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液。黄土地的山岭上长出你这棵名叫冯雄的杜梨树。

说你是杜梨，是因为你不畏山岭峁的贫瘠，岭上，沟下，随处都可安身。

说你是杜梨，还因为那满身的棘刺，顽强地显示着特有的与众不同。

第一次见你时，是在永坪镇的政府大院里。你当时正担任镇党委书记，踌躇满志，一个炙手可热的八品官。

第二次见你时，是在永坪电磁线厂的简朴板房里。论陈设，与镇政府大相径庭。论权力，由一个万把人的父母官变成了几十人的总管家。

不理解。

然而，却是你的志愿。

我突然想到郑板桥的诗句："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囊箫箫……"

掷去乌纱的冯雄没有作悠闲的钓鱼翁，而是向延川县委申请，开始新的"开办"。

B

那是1987年3月。

乡镇企业的热流滚过了陕北大地，留下多少阵痛和思索。

一哄而起的不少企业倒坍了，使本来就穷困的延川县债上加债。

多少个夜晚，冯雄睡不着啊。大山一样的脊梁，难道就背不起工业的重担？开荒种地的手，真的握不了管钳？

冯雄不服气！人家关中农民能成为全国优秀企业家，咱陕北人难道少了头和手！

冯雄提出了设想，创办一所电磁线厂，并且毅然摘下乡党委书记的桂冠。

这消息震撼着古老的黄土地，也震撼着干部中一颗颗不安份的灵魂。赞扬、批评、劝说、挖苦、怜悯、惋惜……织成了五光十色的网，也许是在等待扑网的飞蛾。

C

一位采访过冯雄的记者说，他有企业家的沉稳，哲学家的思辨，诗人的浪漫……

沿着他41岁的轨迹，我看到他纯属农民的憨厚。

少年时代他有过歌唱家的梦，但生活赠给他的美餐却是饥饿的滋味。当他能跟在老牛的屁股后扬鞭扶犁时，"史无前例"使他的理想成了泡影。1978年，他发狠考上了师范院校，成了哲学学士。毕业后又回到故乡延川，在永坪镇当了3年书记。

D

在中国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办企业是最艰难的事了。资金、设备、土建、安装、产品、销路、要电、要水、要地、要钱，一个产品，那怕是螺丝钉那样的产品，不知要叩多少头，作多少揖，迈多少门槛。

过去握大权的党委书记冯雄，只须在行和不行上斟酌选择。现在得每天扮着笑脸，软缠硬磨着从一个衙门到另一个衙门。

跑不完的腿，磨不完的嘴，他泡上了。

弟弟要上云南边境前线，他正磨资金，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。

妻子住医院，得了胆囊炎、膀胱炎、脑血管扩张等症，他不晓得。

用他爱人兰凤梅的话说："冯雄精神失常了！"整天疯疯颠颠，出了多少次门，没领过工资、奖金。没领过一分补助。发愁得头发都脱光了。

他到底为了啥？

E

为了啥？冯雄说，为了创优质产品，为了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。

在全省11个电磁线厂激烈竞争的形势下，他掌握的一个法宝是："用户至上，信誉第一，优质服务，长期协作。"

89年春节，陕西红旗电机厂急需电磁线，电报传来，冯雄冒着大雪，亲自和司机一道送货上门，在五六百里山路上压出一道新辙。

为了稳定更多的用户，他掌握的另一个法宝是："质量可靠，价格让利，供货及时"。前年9月，大荔电机厂订了他们2吨货，当时市场价格是每吨2.4万元，他们让成2.2万元。不料，半个月后，市场价上升到2.8万元——3万元。大荔电机厂打电话征求说是否提点价？冯雄说："仍按原合同办！"

质量和信誉使永坪电磁线厂声名大震。他们的产品各项性能指标符合国际技术规定，已与上海、深圳、常州、天津、西安等地建立长期订货关系。

从1988年5月1日投产，一年时间，产值达357万元，实现税利62.8万元，人均向国家贡献一万元。

时代风采纪实文学征文

工行杯

本报与商洛工商银行合办

# 风雨小巷悠悠情

田信军

夜幕降临，稠稠的雨点纷纷扬扬地拍打着路面。路是碎砖铺就，满是泥苔，很窄，很滑，直通小巷深处。

石老头倚在小巷深处自家的房门里，拄着棍，身子抖抖地颤，许是感到了冷，许是半身不遂留下的后遗症，抑或上了年纪的人就这样，身子索索地站不稳。灯下，一线黄光照映着他瘦长的身影。

老头叫石和生，八十四岁，老话儿说，是阎王爷找商量事的年龄。老头子自个儿也觉得活够了，弯回去也就是一个早晨的事儿，但徒弟还想让他多活两年。这不，下午竟专程到西安为他抓药去了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徒弟从来就没有失信过，说晚上送药来，就准来。正由于如此，他才放心不下，才一个劲倚着门框向外张望。雨这么大，风这么大，天这么黑，路这么滑，他不想让他来，可又想看见他……要说徒弟辛苦，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。

徒弟叫娄志林，是西北国棉二厂生产技术科兼职工会主席。他记得，徒弟是1976年6月从前纺车间调到生技科牙轮房跟着他当学徒的。可第二年4月，他就退休了，打那起，这个学艺还不到一年的徒弟就主动承担起为他买煤、买粮、拆洗被褥和打扫卫生的任务。这个徒弟心眼儿好，为人厚道，对谁都是古道热肠的。老师傅袁磨山也是他们生技科退休工人，袁师傅膝下无儿无女，老两口年过七十，生活十分艰难。于是，徒弟照顾孤寡老人的对象又多了一家。1984年初夏，袁师傅病重，卧床不起，加之身体胖大翻不了身，背上生了手掌大几块褥疮，大小便都在床上。徒弟看到老人成了这个样子，心急如焚，从厂汽车队借来了旧轮胎，用带子扎成气床，让老人睡在上面，坚持每天利用业余时间为老人翻身，用药水为老人擦洗身子……1986年2月，又轮到了他石和生，他得了血管硬化，瘫倒在床，医生说他年龄太大，治不好了，但徒弟不信，背着他四处求医问药……徒弟白天上班，晚上到家里照顾他，给他喂水喂药，端屎端尿。师傅大便不下，徒弟就用手一点一点地给抠，师傅身上脏了，他就背起师傅到澡塘去洗澡。在徒弟的精心照料下，8个月后，他石和生总算又站了起来……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一晃十五年过去了，十五年来，他这个形将枯槁的糟老头子，就是在徒弟的精心侍奉下，才有了生命的点点新绿。唉，十五年呵，他把徒弟也真给拖苦了哇。石老头突然觉得心里好酸好酸。

西风呼呼地刮着，风雨搅得路灯的光，昏黄暗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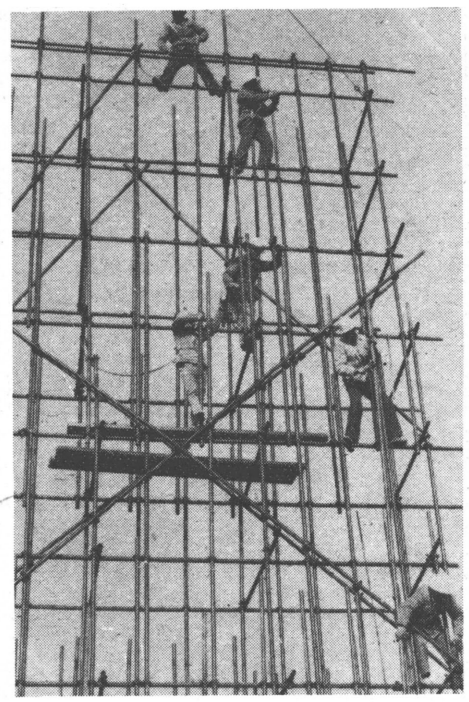
透着蒙蒙的雨帘，蓦地，石老头隐隐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朝小巷深处走来，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拄着拐棍，抖着身子，一拐一拐地从门里走了出去。

"师傅——"那身影喊着，叫着，飞快地奔了过来。

剪纸　傅昌培　钱锦铭

本版编辑　叶广芩

刊头设计　赵国明



架子工　崔志彦　摄

# 槐志（散文）

徐红斌

在这个季节，我想回去。回到我那槐花飘香的故乡去。

故乡是长有许多刺槐的，房前屋后，沟里洼里，密密匝匝，简直是一个槐树的王国。也许是由于槐树伴我长大的缘故吧，我似乎对它有一种别样的恋情。母亲说，我是在院里那棵大槐树下生的。以后母亲干活时便用绳子网一个小摇篮，四角在槐树上一结，把我放进去，摘几片叶子往我手里一塞便自个忙去了。等我可以站立时，母亲便把我抱到槐树下，让我扶着槐树站好，她绕着槐树转，让我跟着追。就这样我学会了走。会走路了，母亲却多了一份担心，时常母亲稍不留神我便没影了，害得母亲在后院的槐树林里大声地喊叫。最后把我从坎下的槐树簇里找出来。为了不使我跑掉，母亲找了一根粗绳拴在槐树上做一个秋千，把我扶上去，轻轻地荡开来……

槐树的乐趣是无穷的，而最有趣的莫过于摘槐花了。每到仲春的季节，乳白色的槐花便挂满了树枝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弥漫在空气里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甜的。这时候我便爬上树去，摘下一大串一大串的槐花，拿回家去洗净，母亲便和上面在锅中蒸，蒸熟了拌上糖便是一顿饭。那时，我想槐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。

在城里住久了，我常常想起故乡的槐树林，还有那甜甜的刺槐花。

# "衣冠禽兽"

舒畅荐

成语"衣冠禽兽"，常用来指责品德极坏人的行为如禽兽。据说，历来统治阶级都在官服上绣以飞禽走兽。如明、清两代文官绣禽，武官绣兽，而且等级森严。文官绣禽的图案是：一品仙鹤；二品锦鸡；三品孔雀；四品雁；五品白鹇；六品鹭鸶；七品鸳鸯；八品鹌鹑；九品练雀。武官绣兽的图案是：一品麒麟；二品狮；三品豹；四品虎；五品熊；六品彪；七品犀牛；八品犀；九品海马。

后来因为这些区别官职的"衣冠禽兽"们仗势欺人，鱼肉百姓，才成了人们切齿痛恨的代名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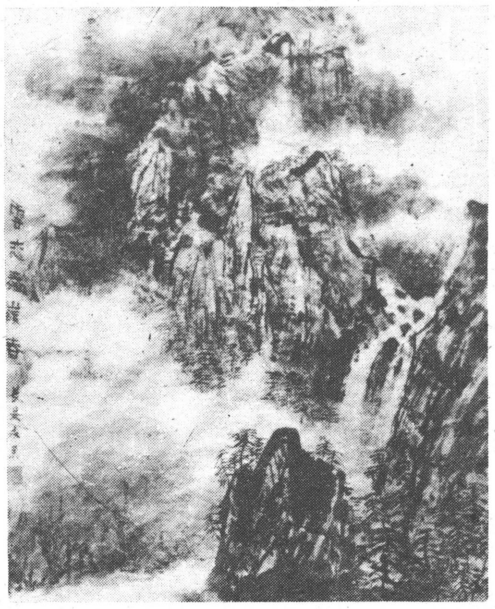
# 撑起花伞

艾渭

有你的时候
惆怅滋生成几丝温柔
没你的时候
温柔滋生成几丝惆怅
天晴的时候
你撑开花伞
下雨的时候
你也撑开花伞

有你　惆怅是一朵红花
没你　温柔是一片霜叶
天晴时　花伞是一处风景
下雨时　花伞是一束阳光
霜叶旁我向往那朵花红
阳光下我羡慕那片风景

艺无止境　王忠厚



秦岭　嗣永录

# 我是

王建梅

我是爱情的盲人
却不愿拐杖扶持
抚摸那雨中的砂粒
冷硬而安适
独望自己摸索
抵达那圣洁的城池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　邮政编码：710003　办公室、广告部电话：710619　一编室电话：27708　二编室电话：22227转　群工部：25728转　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